

综艺对上AI,优势何在?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视听内容的生产逻辑。AI生成剧本、虚拟演员、智能剪辑,这些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创作一线,短剧和电影工业率先感受到了冲击。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综艺节目这片领地,至今仍对AI保持着某种“免疫力”。一档完全由AI驱动、获得市场认可的综艺,迄今未见。这并非技术暂时做不到,而是综艺的核心本质与AI的核心能力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这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审视综艺的本体论提供了很好的思辨土壤。

AI擅长“内容”,综艺依赖“关系”

理解这一错位,需要先厘清综艺与电影、剧集的本质区别。从制作时态来看,电影和剧集属于“过去完成时的作品”,故事在开拍前已定型,拍摄与后期是对既定文本的呈现与优化。这种生产逻辑天然契合AI的优势:在确定的框架内,反复生成、反复打磨,从无数版本中选出最优解。AI写剧本、AI生成画面、AI虚拟演员,走的都是这条路径。

综艺则不同。综艺是“进行时的事件”。规则和情境是预设的,但人在其中的反应、互动、关系走向,无法提前确知。观众看综艺,消费的不是一个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真实的人与人在特定情境下编织出的关系之网。

这里需要先回应一个问题:电影、剧集难道没有“关系”吗?当然有。但同样呈现关系,两者有本体论层面的差异。在电影、剧集中,“关系”是叙事的工具,编剧设计人物关系,是为了驱动情节、制造冲突、揭示主题。观众关注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服务于故事。而在综艺中,“关系”并非工具,“关系”本身就是节目的核心消费品。游戏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游戏过程中谁与谁结盟、谁暴露了真实性格、谁在压力下做出了意想不到的反应。这些互动的价值不在于导向某个叙事结局,其互动本身就是消费对象。

综艺独特的审美发生机制

现象学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主体间性”,指的是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相互感知、相互确认、相互影响的关系状态。在日常生活的直接交往中,我们通过对方的身体信号、情绪表达和行动选择,实时感知对方的意图、判

断。这种感知与其说是推理的结果,不如说是直接经验的一部分。

综艺的审美机制恰恰建立在这种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观众与综艺内容之间构成的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关系,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其一,审美对象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本,而是一个开放的互动过程。当我们欣赏一幅画或一部电影时,审美对象是确定的,画在墙上,电影在银幕上,它们不会因为我们的注视而改变自身。但在综艺中,观众的注视是能够介入审美对象的。弹幕、实时投票、网络舆论,这些反馈渠道让观众不再是外在于作品的旁观者,而成为事件进程的潜在参与者。这种审美关系是双向的,屏幕里的人会回应观众的反应,观众也会根据屏幕里的最新进展调整自己的审美态度。审美对象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完成品”,而是一个在互动中持续生成的“活的关系”。

其二,审美判断的标准从“好不好”转变为“真不真”。在传统的艺术审美中,核心判断是“这个作品好不好”,但在综艺的审美关系中,“真实性判断”压倒性地优先于“品质判断”。观众首先关心的是:这一幕是真的还是演的?一旦观众判定某个瞬间是“演出来的”,无论表演多精彩,审美价值都会骤降。

这种“以真为美”的审美取向,是综艺区别于其他视听艺术最根本的审美特征。它同时意味着,AI在综艺领域面临的不仅是内容生成的技术挑战,更是一种审美范式的根本错位。

四重“在场”是AI难做到的

要想保证综艺节目与受众之间审美关系的独特性,需要真人同时具备四重在场,即身体在场、风险在场、时间在场,以及作为三者综合的审美在场。

身体在场。人类的互动不是纯信息的交换。紧张时的出汗、感动时的哽咽、尴尬时的脸红……这些身体反应构成了交往中最微妙的信号系统。AI可以生成逼真的视觉形象,但它无法真正拥有一具会出汗、会颤抖、会被情绪“出卖”的身体。那种在镜头前不受控制的生理反应,是“我真实地经历着此刻”的最有力证明,也是观众进行真实性判断的重要依据。

风险在场。综艺中的关系之所以有张力,是因为参与者押上了真实的一切:自我的声誉、人际关系、职业前

景等。他们在节目中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产生不可撤销的后果。AI可以模拟戏剧冲突,但它不需要承担后果,因为它的“社死”不是真的社死,它的“承诺”也不需要真正兑现。当后果不存在,观众的真实性判断就会落空,“真不真”的追问便无从谈起了。

时间在场。综艺中每一个瞬间都是一旦发生就无法收回。这种不可复现性赋予了综艺独特的“事件感”,观众知道此刻正在真实地消耗参与者的生命时间。AI没有生命时间,它的“反应”来自可以随时重置的算法。即使以直播形式出现,它也无法提供与观众共享生命时间的“共同在场”体验,观众对它的审美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在“见证真实发生”的期待之上。

审美在场。这是前三重的综合,也是综艺审美关系最独特的运行机制。所谓“审美在场”,以现象学美学的视角看,指的是观众与审美对象在同一个意义场域中的彼此敞开。在综艺的观看中,观众不是被动地接收一个已完成的作品,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共同创造中。观众在看,也在被看。弹幕的吐槽、网络的热搜,都可能反过来影响节目的走向和参与者的命运。这种“双向敞开”构成了综艺审美关系的本质。而AI的致命缺陷恰恰在此:它可能是一个完美的输出装置,却不是一个能够接收审美场域回返信息的主体。它没有能够被我们的评价所影响、所改变的内在体验,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双向敞开。一旦失去这种双向性,审美关系便退化为单方面的信息接收。

在这个技术可以无限生成内容的时代,一个看似悖论的趋势正在浮出水面:当AI让“完美的内容”越来越廉价,“不完美的真实”反倒成为稀缺的资源。综艺的未来,不在于追赶技术去制造更炫目的视觉奇观,而在于守护并激活那些只有真人才能赋予的东西,即真实的互动、真实的代价、真实的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的、AI无法模拟的“以真为美”的审美关系。让规则为关系服务,让知识与文化的传递发生在真实的交往之中,让镜头前的人被允许失误、脆弱和袒露。这不仅是一种创作策略,更是AI时代对“何为不可替代的人类艺术创作”的一种审慎回答。

据《文汇报》作者:余俊雯

为什么《潜伏》依然“真香”

近18年后,电视剧《潜伏》在网络评论和弹幕里获得“重生”:年轻观众用“真香”品味烧脑的智斗,用“泪目”迎向早已了然的诀别,用“全体起立”向隐蔽战线上的先辈致敬。还有不少网友写下观后感,创作短视频,不断擦亮这部经典之作。

好剧如好酒——再次品味,仍会在同一个地方被击中。《潜伏》击中我们的,除了惊心动魄的谍战戏码,更有从故事土壤中长出的有血有肉有信仰的人。余则成作为承载剧作精神内核的角色,本属于“英雄之旅”叙事范式,但其成长不靠“人设”速成,而是由内生的、具体的、可感的人性细节积蓄而成。从最初目睹国民党腐败时的蹙眉,到最后被组织命令撤退时落下的泪水——余则成的转变和坚守,始于真情,归于信仰。这条信仰之路,“反转”让位于“递进”,最终融入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每一步都清晰可循。

信仰的产生可能是简单的,但信仰的延续必须来自一点一滴的心理成长,最终从裂缝中长出一道铜墙。与其说《潜伏》是一部“斗智”的佳作,不如说它是“斗志”的巅峰。但《潜伏》并未把这份力量描述得重于泰山。相反,纠缠的情感、犹豫的决断、反复的权衡、边缘的试探、无力的释然遍布叙事氛围中,与激烈紧张的谍战情节形成拉扯与互补。

作品尾声,即将离开大陆、继续潜伏的余则成,意外看到妻子翠平仍活着,难掩喜悦之情。但他不能喊出对方的名字,在反复扫过的灯光中,余则成的脸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最终翠平看清了,他冲她摇了摇头,纵有万般不舍,她立即心神会地回到车内,装作无事发生。此别,大抵便是一生。弹幕飞出“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哭得看不清屏幕了”,但正是在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夜里,故事埋下了最强烈的情感表达,绕梁三日,至今犹叹。

这种内敛又澎湃的表达成就了《潜伏》。导演姜伟坚持“少即是多”的美学原则,台词能删就删,能用眼神表达就不必说话。于是,当余则成得知过往的爱人、革命战友左蓝牺牲时,只凭肢体动作的颓唐,便让网友看出“世上最残忍的事,是连悲伤都不被允许”。此时,情绪的“爆破按钮”经由角色交给观众,是观众用最朴素的情感体验,补足了镜头里没有道出的千言万语。

当地下党员秋掌柜被捕,坚定地说出“谁也不能战胜我的信仰”后咬舌自尽,弹幕突然安静几秒,接着涌出一连串的“全体起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逃跑”;另一弹幕回复,“因为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字句飘过屏幕,跨越时空的困惑,获得了永恒的答案。

互联网上关于该剧的持续讨论,印证了一个朴素的艺术真理:只有让观众与人物共情,英雄之旅才有穿透时空的力量。余则成们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他们生而无惧,而是身处恐惧中依然前行。这更是《潜伏》常看常新的原因: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真实地爱着他人,真实地认同一份事业,真实地想为更好的明天做点什么。这份真实,也是信仰最好的注脚。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05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苦难走向复兴,漫漫长路上有太多余则成、翠平、左蓝、秋掌柜,他们隐身于夜色却点燃黎明,他们未能抵达明天,却让希望渡过暗河。这些故事不会因久远而风化,会在每一个弹幕的“致敬”中完成交接,在每一次“这世间如你所愿”的热泪盈眶中,书写对先烈最深沉的回信。

据《人民日报》作者:吕帆